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

# 短篇小说卷



4

中国作家协会 编

作家出版社

## 目 录

寻找第三国 .....	1
满脸是痘 .....	48
圆形日子 .....	61
季节深处 .....	71
幸福的人 .....	85
没毛的狗 .....	98
清清沱江水 .....	117
山里的女人 .....	130
杨梅成熟的时候 .....	138
远山童话·腊八的忏悔 .....	148
清水里的刀子 .....	150
有种打死我 .....	158
炸米花 .....	174
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 .....	187
蓝色的乌江 .....	197
哦！沉香木 .....	227
口香糖 .....	234
圆形精灵 .....	249
城市没有牛 .....	265

琴声 .....	278
额尔古纳河的夏季 .....	288
后诗人史 .....	304
红光弥漫的村庄 .....	310
桃花盛开 .....	318
都市伤痕 .....	326
白光 .....	342
阿米日嘎 .....	360
李茶叶 .....	376
行走的秩序 .....	391
台风之夜 .....	408
碎麦草 .....	437
痛苦的教训 .....	453
一盆莲瓣兰 .....	462

# 寻找第三国

纳西族 和国才 / 著

1

“来得早不如赶得巧，今天是‘三朵’节，晚上可以去跳舞了。”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杨志刚站在一条二人凳上，边说边踮起脚跟挂蚊帐。

“舞会？有啥稀罕的，不想去。”一个满脸络腮胡被刮得青亮青亮的小伙子递上蚊帐的一角，满不在乎地应着。

“嗨，你这人也憨了，这么热闹的舞会怎能不去？我们盼它，眼都要盼穿了。”

“我不喜欢跳舞。”

“不爱跳，看看热闹也该去。前几年闹跃进，闹灾荒，想跳还跳不起哩。不去，太可惜了。”

“今天又是坐车，又是走路，太累了，想歇歇。”

“那怎么行，一个堂堂的纳西族小伙子，这点路算什么。不去，三朵神会生气的。”

一个满头银发的老者把烟杆从嘴里拿下来，在手里晃了晃，慢条斯理地说：“孩子，我说，你还是去去好，新来乍到，与大家见见面，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既然杨老爹这样说，我就去。”

舞场在离村不远的山坡下。坡脚的岩缝中汩汩地冒出几股水桶般粗的清水，淌到旁边一个叫玉潭的水池里，玉潭水很深，很清，一群群的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玉潭右侧有个闸，水就从这闸流进村里，流过家家户户的院子，水中，碧绿的水草顺水摇曳，美极了。玉潭边，两棵巨大的青松弯弯曲曲、曲曲扭扭互相纠缠在一起伸向空中，茂密的松叶盖了一大片，在树荫下烧起几堆大火就成了舞场。

他们赶到时，人已聚了不少，人们还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拥来。吹葫芦笙的是七叔。他吹一会儿，又停下，修补修补他那宝贝葫芦笙。文彪站在大树旁有滋有味地看着七叔。

跳的人逐渐多起来，葫芦笙的音调也逐步高起来。一个诨名叫光腴的小伙子和杨志刚都拉他跳，他都谢绝了。他觉得葫芦笙吹得太棒了，一把七长八短的竹子插进一只葫芦里，怎么就会发出这悦耳的音乐，他怎么能一口气吹那么长时间？你看那七叔，双手扶住葫芦笙，十个指头灵巧地抖动着，身子弯得像只大对虾，头几乎夹到了两腿间。屁股撅得老高，身子一晃一晃的。吹着跳着。人们手拉手紧跟在后边，陶醉在音乐的旋律里，陶醉在舞蹈的节奏中。文彪看得入了迷。

“哎哟。”不知谁踩了文彪一脚。

眼前，一只金色的蝴蝶一闪，一个姑娘睁大惊恐的眼睛看着他：“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不小心踩了你的脚，请原谅，请原谅。”边说边往后退，好像怕文彪扑过来一口吞下她似的。见姑娘吓成这样，文彪忍住痛和藹地说：“不怕，只轻轻的一下。”

姑娘那双美丽的大眼、那惊恐的神态、那蝴蝶形的发夹，给文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彪目光不由自主地跟着她。

姑娘一直没有跳舞，她站在一旁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跳舞的人。

文彪很奇怪，便走了过去。

“小姑娘，怎么不进去跳？”

姑娘吓了一跳，抬起头，见是刚才被踩了脚的小伙子，脸上腾起了一片红云。

“我……我……”姑娘支吾了半天也没支吾出个所以然来。

“来，我领你去跳。”文彪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拉着姑娘就往舞圈里挤。好像是杨志刚，在背后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也顾不得了。

“不，我不跳，不能跳……”姑娘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用力往回拽着。

文彪不管三七二十一，紧紧地夹着姑娘的胳膊，把她拖进舞圈，学着前边的人跳了起来。

起初，姑娘的脚步慌乱而没有章法，文彪也很少跳过这种舞，笨手笨脚的，跳得很别扭，两人不是你踩了我的脚，就是我撞了你的腰。但是过不多久，姑娘镇定了下来认真地跳着，她的动作是那么潇洒、

那么轻盈，出脚，抬头、弯腰、转身、甩手就像合着自然的旋律，文彪也被感染了，被陶醉了。

文彪拉着姑娘进舞圈，在观众中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人们低声地议论着，好奇地盯着他俩。慢慢地，骚动传染到了舞圈内，先是最靠近姑娘的人发觉了，好像进来跳舞的是个麻风病人似的，纷纷退下场去，后来，一直波及到排头和排尾。舞圈内，只剩下他俩了。这些变化，他俩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仍然一股劲地跳着……跳着……直到七叔累了，嗨一声打住，他俩才余兴未尽地停下来。

跳出了一身汗，文彪从衣袋里掏出手帕，“啪”一声，笔记本掉在地上，从本子里飞出一张相片。姑娘弯腰拾起笔记本和相片，拍拍灰还给文彪。文彪连忙把笔记本和相片装进上衣口袋，忙不迭地解释：“一个同学！一个同学。”

这时，姑娘发现了场上尴尬的气氛，抱着头冲出了人圈。

回来的路上，杨志刚告诉文彪：“你闯祸了。”

“怎么了？”

“你知道同你一道跳舞的姑娘是什么人吗？”

“一个姑娘嘛，能是什么人？”

“你也真是，太书生气了，她是地主！叫木秀兰。”

“地主？她家庭成分是地主？怎么一点也不像！”

2

第二天一早，公社来人通知，要文彪到公社去，工作组组长张文贵要找他谈话。

从鲁纳窝到公社，沿着山脚往南走五里地就到了。前脚刚跨进屋，就听见张组长的吼声：“你呀你，糊涂到这种地步，下去一天就惹祸！”

文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左手摸着头看着组长。

组长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半截香烟指住文彪：“怎么能这样，一个四清工作队员，与地主姑娘跳舞，成什么体统！”

“噢，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呢。”文彪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坐到墙边的凳子上。

“你还觉得不怎么样?你是什么人?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共青团员。四清是搞什么的?就是帮助农村分清阶级阵线,你倒好,工作还没干一件,就与地主搅到一块去了,像什么话。你知道农村的阶级斗争有多激烈吗,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同志,要站稳阶级立场。给你说过多少次,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分析一切,你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嚣张气焰。对地主,我们只能讲专政,不能讲仁慈。”张组长滔滔不绝地说着,文彪几次想解释都没有插上嘴。

“你好好听着,想跳舞,爱热闹,一个年轻人,可以理解,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要找对象,也不奇怪,但要找对人,要讲阶级,不能胡来!”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她家是地主,觉得一个人在一旁孤零零的,没人理她,出于同情才同她跳的。”

“原来是这样,不了解情况,还情有可原,但要吸取教训哪。看人不能光看外表,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随时都要绷得紧紧的。这里的群众觉悟是高的,你看,昨晚,你才与地主姑娘跳舞,有个叫刘文会的青年就摸黑跑来报告了。他是三代贫农,咱们依靠的骨干力量哪。”

“那姑娘又不是四类分子,跳个舞又没粘上,那些人也太大惊小怪了。”

“什么,还大惊小怪?她虽不是四类分子,但她是地主家的小姐,吃过剥削饭,我们没收了她家的土地财产,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们会甘心吗?不会。同志,头脑要清醒,千万不能麻木不仁哪。你知道,你父亲和我都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旧社会受尽了地主的压榨。我俩从八岁起就给大地主卢脚八放羊。一次,狼群袭击了我们的羊,我俩人小力薄,拼命与狼群搏斗,被咬得遍体鳞伤。老地主不但不给我俩治疗,还狠狠地打了我俩一顿,让我俩赔偿被狼咬死的羊。忍无可忍,当夜,我俩就杀了那狗娘养的老地主,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跑到山上,过着野人般的日子。后来,

共产党来了，我们参加了游击队，才有今天的日子。你一定要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啊，孩子。”

这个故事文彪不知听过多少遍，但今天听来倍觉亲切，他不住地点着头。

见他认真听的样子，组长口气缓和下来。

“这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考虑不周，交代不细，凡到一地，先要作社会调查，摸清阶级底，说话办事才不会离谱。好了，别泄气，好好干，用优异的成绩弥补自己的失误。”

从公社出来，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的小道上，文彪的思想乱成一团麻。一边是张伯伯的肺腑之言，一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的脸，他怎么也无法把张伯伯讲的地主与这姑娘画等号，无法把自己头脑中那恶狠狠的地主形象与这姑娘挂上钩。难道世界上有两种地主？不会，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的地主一样毒，还得从自己灵魂深处找问题，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了吧，多么可怕呀，不下来还不知道，那次，机关党支部书记批评自己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还不服气哩。得好好锻炼锻炼了，首先，在头脑中把这姑娘与地主的概念联系起来，以后对她狠一点，凶一点。

玉潭的水流过村子，流到村外就变了样，水沟足有丈把宽、丈把深，弯弯曲曲地躺在田坝里，有的地方，水沟绕了百把米，又转回到离原地只有几米的地方，传说这是龙走过的道。每年，水上的冰还未融尽，村民们就开始淘泥了。在河身弯曲最大的地方筑上一道坝，堵住河水，让水沿新开的河道直接流下去，然后把湾里的水戽干，把沟里的淤泥挖上岸，摊成一片，晒干后就是上好的肥料，可淘泥是一件十分苦的活，特别是下到河里戽泥的男人，要把稀泥推进一个扁平的木盆里，使劲往上甩，往往甩得一身泥，又脏又累又冷，干上一二十分钟，就要换上岸来喝口酒，烤火取暖。纳西族的活路里，这一项算是便宜了妇女，别的，上山砍柴，下田插秧，送肥挑粪都是女人干的，但戽泥，女人是不下沟的，只站在岸边，把男人们从沟底甩上来的稀泥摊薄。她们边说笑边干，轻松得很。

杨志刚见岸上的妇女们说说笑笑的悠闲劲，故意把泥巴甩得满天飞。

一个年轻媳妇骂道：“死鬼，吃多了，使那么大的憋力，甩到我们身上了。”

“喜欢你，才往你身上沾哩，还骂？”

“喜欢我？你那蛮力气，母牛见了都害怕，我看，你这辈子就打光棍算了。你说是不，二妞？”

“你们开玩笑，怎么把我扯上了？”被称作二妞的姑娘脸刷一下红得像个熟透了的柿子。

“别愁，有你，我就不消打光棍了，这不。”又一摊稀泥飞上来，几个逃不开的姑娘媳妇溅了一身。岸上沟里笑成了一片。

说说笑笑，时间过得飞快。

轮到第三批男人下沟了。这时，光腚捂着肚子直叫唤。

“早不痛，晚不痛，到你下沟就痛了，懒鬼，又要花招，看你下不下。”杨志刚手一扬，脚一踢，甩了光腚一身泥。

“我确实是肚子痛，不信，你跟我到茅厕，我拉给你看。”边说边提着裤子钻进厕所。

“去你的娘！”杨志刚冻得直哆嗦，顾不得与光腚纠缠，跑到火堆边取暖去了。

沟底的人少了，进度明显地慢了。队长急得大叫：“谁替光腚下沟？”

没人应。

“谁替光腚下沟？”队长又喊了一声。

“我去。”秀兰低声应了一句，拿起木盆爬下沟。

“你……你……一个女人家，怎受得了？”

“要下也得喝几口酒暖暖身呀。”队长赶紧拿出酒瓶。秀兰已下到沟底，低头往上庠着稀泥。

秀兰毕竟是女人，个小力单，人家男人只一下，就铲满了一盆泥，她呢，只装了半盆，还得用手推；人家轻松地一扬，稀泥就飞上了岸，

可她，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把稀泥甩上去。干不了多久，手被冰凌划破了，鲜血染红了木盆边。她咬紧牙关坚持着一下一下地往上甩。干着干着，嘴唇发紫，上下牙一个劲地打着架。见这状况，快嘴四婶大叫起来：“上来，快上来，你们男人都死光了？还不把姑娘推上来。”

众人一起把秀兰推上岸。

文彪看了看冷风中发抖的秀兰，没吱声，

火堆旁，沾满泥巴的男人渐渐烤暖和了，话也多起来。

“六叔，冲个壳子解解闷。”几个小伙子怂恿着一个中年汉子。

被称作六叔的人搓了搓手，把手烘在火边：“我年纪大了，冷得连话都说不清楚，还冲什么壳子。”

“烤了半天火，还冷？你别骗人。”

“六叔，抽根烟，暖暖身子。”杨志刚把一根烟戳进六叔嘴里，拿起一根柴棍给他点上火。

“好吧，凭这根春耕烟也得讲一个，但讲什么呢？”

“什么都行。”

“那就讲个真实的事吧。”六叔吐着烟圈慢慢地讲起来。

“有个大学生，就是布多罗木医生的老大，你们该都听说过了吧，考上了大学，成了布多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但你说怪不怪，他大学毕业了业，有知识有文化，可偏心眼爱上了个同村的一个姑娘。家里逼他与一个城里姑娘结婚，他不听，那城里姑娘长得可漂亮了，瓜子脸，柳叶眉，细细的腰，高高的胸，脸皮嫩得好像要滴出水似的。他不从，母亲就以死相威胁，无奈只得答应。婚期定在腊月初八。一切准备就绪了，新房收拾好了，猪杀了，羊宰了，客也请了，只等腊八一到，就举行婚礼。可是，腊月初七晚上，小伙子也像老辈人一样，约着相爱的姑娘上了山。他俩用绳子捆在一起跳进湍急的金沙江，被水冲到岸上，没死成。去上吊，脖子套好绳圈，往下跳，绳子断了，又没死成。两人只得去跳岩，一跳，都挂在山腰一棵树上。跳江，水不留；上吊，绳不容；跳岩，岩不要，折腾了一夜都死不成，他俩感到天命不该死，走，回去，看他们怎么办。正在客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全家

人哭得喊天叫地，打算把红事办成白事之际，他俩回来了。家人也无法，只得依他俩，就势举行了婚礼。现在，那姑娘跟着大学生到新疆去了。”

“放着白嫩嫩的城里姑娘不抱，要个盘地的，这人读书读糊涂了。”不知啥时候又挤到火堆边的光腚涎着脸插道。

“这姑娘真有福气，前世不知敲烂了多少木鱼！”另一个小伙子说。

文彪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这人真有魄力，不愧是大学生。”

收工了。队长看着两大桶从稀泥中捉来的泥鳅问文彪：这鱼是淘泥的额外收入，照惯例是参加劳动的人分，现在怎么办？”

“分给大家。”文彪毫不迟疑地回答。

队长点了点人，很快分好了。

“来拿鱼，辛苦了一天，拿回去煮碗鲜汤喝，明天攒劲干。”

人们一个个拿上一小堆高高兴兴地走了。

还剩下一堆。

“谁的？谁还没拿鱼？”队长指着鱼高喊。

“到口的肉，哪个不要，敢情是你分多了一份吧？干脆，我身体不大好，让我拿去补补身子算了。”光腚弯下腰去拿，队长厌恶地用锄头敲了敲光腚的手，不让他动。

“我怎么会多数，四十三个人，我数了两遍，不会错，是哪个没拿。”

### 3

文彪和秀兰虽然天天见面，但自舞场相识后，没说过一句话。文彪遇到秀兰，就把眼光调开，心里低声说着：“她是地主婆，她是地主婆。”秀兰也在回避他，能让得开的地方老远就让开，确实让不开了，便低着头匆匆走过。

几个月过去了，工作还顺利，日子也过得稳当。

火把节这天，队上放假，群众上坟的上坟，修整墓地的修整墓地。文彪闲着无事，拿出冷落了多时的速写本，向外走去。

不知不觉间，来到了金沙江边。江上横架着一根钢索。这钢索是搞什么用的？好奇心驱使他细细地研究起来。这时，对岸有个人，用根绳子把自己一捆，挂在钢索上，双脚往岸边一蹬，哧一声向这边飞来，刚到岸边，他脚往前一伸，落在地上，轻轻一一下就过了江，噢，原来是交通工具，用来代替桥梁的。文彪从小在城里，第一次见到过溜，他十分佩服发明这溜索的人的聪明，佩服过溜人的勇敢。我也是条纳西汉子，人家能过，为什么我不能过？他想试试。于是，他学着刚才那人的样子，把自己捆牢实，然后把绳子搭在一个木制的溜板上，把身体悬空，双脚用力一蹬，哧一声响，只觉得风在耳边呼呼地吹，对面的山在急速扩大，扩大……不一会儿，嘭一声撞在对岸的木桩上。

“原来，这么简单。”他就在大江上空飞过来飞过去地玩起来。

最后一次，他捆好绳子向对岸飞去。可刚飞到江中，意外的事发生了，只听咔嚓一声，溜板碎了，布带直接挂在粗糙的钢索上，一下磨破了大半。他被一小根布带悬空吊在大江上空，进不得，退不得，细细的一点布带，随时有断的危险。文彪抬头看看天，天是那么高远；低头望望地，地是那么的深，浑浊的江水在底下翻腾着，咆哮着；扭头看看前后，两边隔得那么远，好像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他才深深地感到大自然的伟大、人类的渺小、生命的脆弱，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系在一根指头那么宽的布带上，像只小蚂蚁，悬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完了，完了，二十三年的历程，该画个句号了。生命的征程会这么短，而且死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有的是理想，有的是抱负。可现在，一切都完了，完了。宏大的理想，完了；美好的梦；完了，亲爱的艳芳；完了，慈祥的父母……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火把节放假，别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上坟，秀兰不敢，给地主祖宗上坟，不就是向贫下中农示威吗？刚好，下水道堵塞了，该修一修，不然雨天一到，院子就会变成池塘。她起了个大早，和母亲一起修下水道。秀兰累了，直起腰，突然，她发现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光屁股不知什么时候来的，站在一旁，一双三角眼直勾勾地盯着她。

秀兰扭头迈进门槛。

“地主婆，听着，晚上我们要组织民兵学习学习，你今天上山，砍一背明子来。”光腚转过身，厉声吼道。

“是，我去。”

砍明子，需到金沙江对面的大山上去，路远难走，母亲身体不好，怎么能去。吃过饭，秀兰背上篮子，扛起斧头上路了。

她边走边想心思，如果自己不是出生在地主家庭那该多好哇，愿跳舞就跳舞，愿爱谁就爱谁。她觉得自己命太苦了，每时每刻都要小心谨慎，不敢乱说乱动。本来十分喜爱唱歌跳舞，但唱歌不敢唱出声来，只有在远离村子的大山上才敢唱上几句；跳舞，自己一上场，人家就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她是个十分要强的姑娘，多少次，她想痛哭一场，但在人前她都咬紧牙忍住了，晚上，躺在床上眼泪哗哗直淌。命运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生下来就注定了要受煎熬。特别是那晚舞会后，她不平静的心田又被激起了层层波浪。是啊，多少年来，除了母亲能给她点同情外，谁也不了解自己内心的痛苦。可那晚，工作同志却看出了自己的心思，在众人面前与自己跳舞。这是平生第一次尽情地跳啊，她激动得身子都发抖了。自那一刻起，她便爱上了那人。可是，她知道他因为与自己跳舞受到批评后，心里十分不安。是啊，她欠下了那人一笔难还清的债，她随时谴责着自己。她心里十分明白，如果公开爱他，只会害了他，只好心里暗暗地爱着，表面上一点也不露出来，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看破，也不能让他知道，不然他会难过的。够了，能与自己心爱的人跳一场舞，能在一个村子里生活，常看到他那健壮的身子，听到他那浑厚的嗓音，够了，不能再有比这更高的要求了。因此，多少天来，她一直观察着他，回避着他。

已到了金沙江边。和煦的阳光普照着江面，大江就像一张披满金色鳞片的巨大鱼皮铺在眼前，春风轻轻抚摸着江面，多么美妙的景象啊，秀兰想哼几句歌，但又怕人听见，便抬起头四下张望，江中有个黑点，有人在过溜，不过隔得很远，不会听见的，她便轻声唱起来：

“阿丽丽——阿丽丽；

阿畏——丽丽呀个花花生，花花生，  
花花生——花花生，阿畏丽丽呀个花花生……”

江边洒下了一串美丽的歌。唱一节，她又四下张望张望。后来，目光在溜索上凝住了。怎么搞的，黑点还在江中？

再仔细一瞧，那黑点一直没动。“不好，一定是出事了。”她向前飞跑而去。跑到溜索口，发现果然有一个人吊在江中。她毫不迟疑，拿出溜具，麻利地捆好，沿着溜索向前攀去。这是一条西高东低的陡溜，从东向西，就得一点一点往上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力气。手抓在粗糙的钢索上，划破了一道道血口，殷红的鲜血直流。但她顾不了这么多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快，快，时间就是生命。她一截一截地攀爬着，一米、两米……十米……二十米……五十米……终于爬到了遇险者身边。

啊！是工作同志，她浑身一阵颤栗：天意啊天意，让我来还情！为了工作同志的安全，她用嘴咬住溜索，控制住自己的身体，然后用双脚夹住文彪，左手把文彪紧紧抱在自己胸前，右手用绳子把文彪与自己牢牢地捆在一起。她感觉到了文彪的心跳，那心跳是那么清晰、那么有力，就像重锤敲在胸口，文彪呼出的热气直喷到她的脸上，是那么温馨、那么醇香，就像喝了杯美酒。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异性接触，而且贴得这么紧。她幸福得几乎晕了过去。这样，她梦幻般地把文彪带到了岸边。

到岸了，她舍不得结束眼前这状况，她闭上眼，体味着，沉醉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无可奈何地睁开眼，看了看那长满毛刷般短胡的大脸，心摇神荡。她多么希望这时爆发一场大山火，发生一场大地震，把她和他就这样埋在地底下，永远永远不分离。不知哪来的胆量，她趁势在那脸上使劲吻了吻，然后梦醒了似的，解开绳子，把处于昏迷状态的文彪抬到岸边草地上一放，头也不回地走了。

文彪躺在绿茸茸的草地上，毫无知觉。慢慢地，他感到手上有点痛，想动一动，动不了，使劲挣扎，也不行，他只好默默地忍受着。再过了一会儿，他又一使力，眼睛睁开了。眼前红、橙、黄、绿、青、

蓝、紫，一圈一圈在发亮，在扩张。慢慢地看清了，那是蓝天，那是挂在天上的太阳，那是飘动着的云团，那是玉龙山的雪峰。“我怎么会这样躺着？这是哪里？”他苦苦思索着。想起来了，似是似非地想起来了，好像自己在画画，后来又在过溜，啊，对了，在江中出了问题，吊在溜索上。怎么又躺在地上？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大地，手上爬满了蚂蚁，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在头顶的树枝上跳来跳去……他迷迷糊糊感到有人在动他，肯定是有人救了自己。他一下坐了起来。谁？是谁救了自己？四周空旷无人，除了奔流的江水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朦朦胧胧的山上东一缕西一缕升着青烟，那是上坟的纳西人燃起的香火。他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上，衣服东一处西一处沾满了血迹。溜索上也有褐红色的血痕。一低头，发现胸口纽扣上挂着一只蝴蝶，拿下一看，是一个用竹子削制的发卡。是秀兰的！在舞场上的那一眼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一点不错，是秀兰的，做得多精巧、多美丽，就像一只张翅欲飞的蝴蝶。他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肯定是秀兰救了我。

秀兰呀秀兰，你怎么偏偏出生在地主家庭，你救了我，让我谢一声都难。他看了看身上的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谢谢她，谢谢自己的救命恩人，管她是地主还是天主。

秀兰家在村口，小小的一栋草房，用木杆围起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农具是农具，饲料是饲料，柴火是柴火，每样东西都摆在最适当的地方，既方便又整洁美观，文彪暗暗赞赏着。

“秀兰在家吗？”

“啊！工作同志，在，在！我们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改造！”一个老太婆弯腰驼背，战战兢兢地走出来，见是文彪，吓得直哆嗦。

“大妈，别怕，我是来感谢秀兰的。”边说边往屋里走。

秀兰用包着布片的手拦住门：“工作同志，有什么事，要批斗吗？我马上就去。”

“哪里，哪里，我是来谢你的。”

“谢我？谢我什么？”秀兰一改平时的温顺劲，横眉怒目对着文彪。

“是你在溜索上救了我。”

“没有的事，救你的不是我。”

“看你手上的伤，肯定是你。”

“不是，我是上山砍明子负的伤。”

“你的发卡。”文彪拿出发夹。秀兰怔了怔，但很快咬咬嘴唇镇定下来。

“发卡人人有，不是批斗我，那就请你走吧！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请。”

话音刚落，乒一声把门关上了，文彪被关门外。

“死丫头，发什么瘟，怎么能这样对待工作同志！工作同志，对不起，对不起，请别生气。”老太婆声嘶力竭地号叫着。

救了人不承认，对人又这样凶，文彪百思不得其解，呆呆地在门口站了好长时间。

#### 4

玉龙山的秋天是美丽的，同时也是富饶的，漫山遍野的野核桃熟了，一嘟噜一嘟噜的油果黑得发亮，花椒在树上红得耀眼。同往年一样，季节一到，全村七八十个劳力一窝蜂撒向了茫茫林海。森林里，热闹极了。

太阳刚偏向西天，人们三五成群地回来了。看着送回粮场来的那点点果子，队长气得直骂：“懒鬼，躲在树林里睡觉去了？干私活力气倒不小。”

光腚等一伙年轻人玩得更痛快了，他们在树林里打扑克，拱猪，越拱越有劲，甩得入了迷，直到太阳下山才发觉时辰已过，慌忙抓了几把油果就回来了。

“怎么搞的，你们几个小伙子，喜鹊吃食都比这多，是不是在树林里打扑克去了？”

“队长大人，你别诬赖好人，我们攒劲干着哪，只是今年油果结得不多，收不到多少，你看，别人也没收多少哇。”光腚油腔滑调地说。

“看你们还耍赖，花脸都没洗干净，扑克牌都甩烂了吧？”队长趁光腴不备，往身上一摸，一副半新不旧的扑克哗地掉在地上，“还没打？你们这伙混工分的，还是让扑克给你们记分去吧。”

“扣工分？扣就扣，一个工分三分钱，稀罕，走，回家去，饭后接着打。”

光腴把衣服甩在肩上，大大咧咧地走了。

“哼，这些人，真没办法。”队长使劲一跺脚，抱着头蹲在地上。

一直蹲在一边看着这一切的杨老爹干咳一声，把烟杆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帮上磕一磕，卷上烟袋，装进小肚上吊着的三角袋内，慢条斯理地说：“我说，光生气没用，像这样干法，节令不饶人，油果都要烂在地上了。我说，干脆，分任务到人算了。”

“能行吗？”队长疑惑地问。

“怎么不行，我说，整劳力每天交三十斤，半劳力交十五斤，剩下的归自己，这样集体个人都不吃亏。”

“我不是说的这个意思，我是问这样干政策允许吗？”

“允许不允许，我说对集体对生产有利就允许。”

“工作同志，请你拿个主见吧。”队长把脸转向文彪。

“干，有事我顶着！”文彪想了想，表了态。

这一招果然灵。全村男女老少天一亮就争先恐后地上了山，大箩小筐往回背。五天下来，各种山果都收得干干净净。集体比去年足足多收了一倍，各家各户也收了不少，连懒得出名的光腴除完成任务外，也收了百把斤山果。

可是，为这，文彪又一次挨了工作组长的骂，而且还让他写检讨。

这天，他闷在家里写检讨。可笔老是不听使唤，写了几句，不行，撕了，又写，又不行，又撕，这样写写撕撕，撕撕写写，信纸丢了一地，检讨还是没写好。干脆，不写了，他歪在被子上，拿出一个小瓷娃娃观赏。这瓷娃娃刚好有指头那么大，短短胖胖的，酷像秀兰，他是前不久进城发现后买的，一有空就拿出来玩味。